

女作者专栏



下班惯例，匆匆回家做饭。正在等电梯，旁边闪过十岁左右的小男孩，一米五多点的个头，白色短袖衬衫，深蓝色短裤，留着小寸头，一只用手脱下的外套紧紧捂着右脸，不好意思见人的样子。

他一个人，并没有家长陪同，看样子就在邻近的市直小学，独自往返。男孩熟练地按了一下“26”，那个楼层是复式的。

电梯就我们俩，门关了，开始向上。小男孩应该是个很自立的孩子，我不明白，他为何一直用衣服捂着脸。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孩子，你为什么一直捂着脸呢？”

他仍不看我，露出一线目光游移着，小声道：“我脸上点了痣。”我一听就笑了，“你可以戴副墨镜啊。”他始终注视着电梯的角落，毫无表情，更没说话。

“你上几年级了？”我问。他支吾着，小声说了句“四年级”，照例紧紧地用衣服捂着右脸，像捂着不能示人的秘密，恨不能马上逃离电梯飞着回家。

许多天以后，我在电梯又遇见那个男孩。他神情自若，没有了上次的仓惶与羞怯，当然不再用衣服捂着脸。看他脸颊，隐隐约约可见一个小痘痕。我忍不住说：“小朋友，你脸上已经没有痣了。”他目光对着电梯角落，仍是一副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面无悲喜，点点头说：“痣已经点掉了。”

丹青

牧童的诗与画

姜利晓

写下这个“牛”字，就像写下一幅画的名字。画面上，一头牛或耕田，或拉车，或吃草，或悠闲地甩着尾巴……

在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乡下人记忆中，牛，并非什么稀罕家畜了。许多人的童年，就是和这牛一起度过的，尤其是那些放牛的岁月。每天一放学，家里的大人就让我们去放牛，一截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震林樾”的时光，便悠然而至，至今想起来，依旧美好。

牛分很多种，但在我们这里还是黄牛多，黄色的皮毛，大多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。瘦是瘦了些，但它们个个骨架硬朗，异常健壮而非孱弱。

要牵住牛，不让它们发牛脾气，农人家会将牛鼻子穿起来，它们不听话，就可以牵制了。

从古至今，无论人诗还是人画，牛都是常见的主题。韩滉的《五牛图》，陶弘景的《二牛图》，李迪的《风雨归牧图》，郭诩的《牛背横笛图》……都是经典的传世之作，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宝。

我喜欢《风雨牧归图》，尤喜那意境。低垂的柳条，青青的碧草，骑着黄牛的牧童，风雨袭来时，一个披蓑衣戴斗笠，一个倒骑黄牛，披蓑而无笠。那风雨突来的措手不及，描绘得淋漓尽致。那场景，不就是我们儿时放牛的写照吗？

简约的《牛背横笛图》更有韵味儿，一牛一短笛，就是一幅画。在那“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”的诗情画意中，向着家园归去。看这幅画，觉得画卷里的小小牧童，就是童年的自己。

农耕时代，牛是着重保护的动物。在北宋，有为保护耕牛而出台的法律，禁止私自宰杀。而在人的心目中，牛，已然是家人。

人画的牛憨态可掬，入诗的牛意蕴丰厚，平平仄仄的吟哦，自在心中。它是一幅画的具象、一首诗的境界，一阙词的风骨，目光所及，都在心窝窝里荡出无尽的禅意来。

喜欢牛，在心灵深处，是对无忧的放牛岁月，与那悠扬的笛声念念不忘吧。

■本版摄影 毛毛

新格言

别让痣长进心里

侯艳红

腰，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，胁息然后带，扶墙然后起。比期年，朝有黧黑之色”。这个小故事，讲述了楚灵王喜欢读书人有纤细的腰身。因为君王的一己之好，士大夫们纷纷投其所好，一天只吃一顿饭节食减肥，每天起床后，先把腰带束紧，然后扶着墙壁站起来。第二年，满朝文武官员脸色都是黑黄黑黄的了。

故事不仅讽刺了楚灵王好细腰，以貌取人的不良心理，还讽刺了臣子们的谄媚之态。如今读起来，仍令人啼笑皆非。

说到痣，不能不提到毛延寿和有“落雁”之称的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。十七岁的王昭君天生丽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诗云“蛾眉绝世不可寻，能使花羞在上林”。然而，王昭君并没有得到汉元帝的垂青。

原来，西汉后宫有严格的编制系统，级别不同，待遇有别。昭仪位比宰相，爵比亲王；婕妤位比上卿，爵比列侯。最后一级的待遇，也比宫女高得多。宫女是没有品级，不能进入编制的。很多宫女为了提高自己的待遇，千方百计、想方设法挤进编制。而掌握着她们生杀大权的，便是宫廷画师毛延寿。于是，宫女们无不动用各种渠道贿赂和巴结，王昭君却不为所动。

画像的那天，王昭君略施粉黛，却让毛延寿惊诧不已，又百般暗示索贿，王昭君仍然没有任何金钱上的表示。毛延寿恼羞成怒，在画好的人像脸上，暗暗点下了一颗“丧夫落泪”痣。

宫女们的画像几经辗转，到了汉元帝手中，看过王昭君的画像之后，认为这颗痣不吉利，随手就把画像丢在一侧。这一丢，便是三年，真是“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倚熏笼坐到明”。

三年后匈奴来议和，匈奴奴呼韩邪单于

求一美人为阏氏，亦即王后。深宫里的王昭君思付再三，自请出塞远嫁匈奴为民造福。上殿辞行之时，汉元帝才发现，王昭君竟是绝世美人，但君无戏言，已无法挽留，只能看着昭君和番而去。回宫后的汉元帝又恼又恨，一怒之下斩了那些画工，毛延寿当然也未幸免。

有诗云：曾闻汉王斩画师，何由画师定妍媸？宫中多少如花女，不嫁单于君不知。

因起贪念，无中生有，只因乱点一痣，毛延寿命丧黄泉。这是一颗长在画师心中贪婪无形的痣。

一颗小小的痣，可能会长在身上，显在脸上，这是一颗有形的痣，无可非议。但是，千万别让痣长进心里。

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与容貌，但我们能够努力完善自己的容颜与内心，让仪表时时俊秀，让心灵日趋丰盈，让品德日臻完美。

“种树者必培其根，种德者必养其心”。

唯有培育根基，涵养心灵，才会让你自由地翱翔在五彩缤纷的世界，昂扬与散发着人格魅力，生命才会破茧成蝶。



三位名叫文敏的书画家

吴文敏



我是一名中学美术老师，也算得上搞艺术的人，而一直以来，觉得自己的名字很俗，“文敏”两字缺乏艺术气息。后来，我发现自己错了。元代赵孟頫、明代董其昌、清代钱维城，这三位著名的书画家，竟然和我的名字也有不解之缘。

赵孟頫别称赵文敏，浙江吴兴人，是继苏东坡之后，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艺术全才，名列中国古代十大书画家之一，封爵魏国公。他的绘画作品空灵清秀，简率清远，开创了国绘画史上简率尚意、以书入画的时代新风，使文人画走向全面成熟，对明清绘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董其昌在《画眼》称“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”，评价不可谓不高。他的书法更加了得，世称“赵体”，后人将其与颜真

卿、柳公权和欧阳询并称中国楷书四大家。

董其昌别称董文敏，松江华亭人，官至礼部尚书。他才溢文敏，通禅理、精鉴藏、工诗文、擅书画及理论，堪称明代书画界大佬级人物，他的书法和绘画都能进入中国前十。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，或许是家学使其，其曾祖母乃高克恭之云孙女，回鹘人。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画家，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。董其昌的绘画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人称“三百年内靡然向风”，可见影响非常深远。不过，董其昌书法早年并不出色，17岁参加松江府会考，本可因文才而拔得头筹，因考卷字写得太差，第一名竟由他的堂侄董源夺得。这件事刺激了董其昌，他知耻而后勇，发愤图强，遍学诸家，尽得古法，有“颜骨赵姿”之美，自成一家，终集书法之大成。后来，董其昌甚至不把同时代的文征明、祝枝山放在眼里。要知道，这两位可是大名鼎鼎的“吴中四才子”啊！才子又能怎样？董其昌的眼里只有赵孟頫，因为在他心目中，赵孟頫才是他的对手。董其昌一辈子都在与赵孟頫较劲，他一直想在书法上超越赵孟頫。但是，董其昌晚年时的时候，也不得不承认：“余年十八学晋人书，得其形模，便目无吴兴；今老矣，始知吴兴书法之妙”。

钱维城别称钱文敏，江苏武进人，清代著

名的宫廷书画家，官至刑部侍郎。钱氏家族世代书香，彪炳史册，大气辉煌。钱维城作为钱选的后人，血液里或许流淌着极高的艺术禀赋，也是一位诗书画集于一身的全才级人物。让人津津乐道的是，钱维城是乾隆十年的状元，其族叔钱陈群是康熙六十年的状元，这爷俩还都特别擅长书画。钱维城自幼甚喜绘画，早期从族祖母、钱陈群的母亲陈书学习绘画。考上状元后，又遇到了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，画艺长进非常。他的画作之上，常有乾隆御笔题诗、题字。乾隆的题书虽算不上精美，但因这种天子偏爱，也使得钱氏作品诗画相映、笔墨生辉。

赵孟頫、董其昌、钱维城这三位叫文敏的书画大师，天资聪颖，文思敏捷，不仅官做得特别大，而且画得也好，作品至今依然是叫好又叫座。2005年，赵孟頫的仅4平方米的《临摹帖》手卷价值935万元；2012年，董其昌一幅《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》，拍出了6267.5万元的高价；钱维城的代表作《雁荡图》手卷，2010年竟然拍出了1.3亿元的高价。

我的名字虽然也叫文敏，然而绘画称不上绝，书法更谈不上好，但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或许能沾一沾他们的仙气，在艺术的道路上或许走得更远。

古今笔谈·植树节

树本人生

张彦梅

满树淡黄的楝豆，静静地迎着冬阳的柔华，很有几分浪漫。每天，在单位餐厅吃饭时抬头即见，我依然用欣赏的眼神凝望。窗外一墙之隔的人行道，苦楝树打开伞一样的枝桠，灵性地探到餐厅的北窗。

春天，老枝托着抽出的新芽，小心翼翼捧出一抹浅绿。等椭圆的树叶铺展开来，花才羞怯出场。那花儿碎小，浅紫，开着喇叭口，灿若星辰地布满树梢，清新可人。夏的一窗葱郁，又在秋阳里飞舞，半青半黄的楝豆，宿存枝头，静候冬冬。

窗户像永远的画框，把四季定格在眼前。一岁一枯荣，生命的年轮就这么悄然地旋转着。

古人多有赞美苦楝的诗句，而今终得见庐山面目，零距离相拥它的美好。常乐于怀，于是流连树下，如赴老友之约。

饭后人行道上的散步，是多年的习惯了。这排高大的苦楝树，撑起了长廊几分清幽。

“楝花飘砌，簌簌清香细”。每在树下，就带了迷蒙的浪漫心怀。春天叶拂花动间，是它的湿润与清新。席慕容描绘苦楝说：“他开了一树丰美又柔和的花簇，粉紫的花簇在灰

绿的叶丛之上，你几乎不能相信，一棵苦楝能够开得这样疯狂而同时又这样温柔”。风这时暖暖的，微微的苦香令人心扉轻扬，又心生温柔。古人喜用楝花制作熏香，大抵也是香气的宁神。

楝花一地时，枝叶间长出青青的小果，夏天也就到了。《花镜》有语：“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梅花为首，楝花为终”。苦楝树的枝桠也愈加稠密，烈日烤热的夏风，被苦楝树过滤了，吹到身上已温柔凉爽。

深秋，一夜寒霜，树叶纷纷落下，树干暗褐纵裂。天清地瘦，我在树下慢慢走着，竟有几多岁月的苍茫。待树上只剩楝豆，一簇一簇挂在枝头，冬阳淡淡的光彩里，树干、枝杪都氤氲了一层淡黄，极温暖，极柔和，极雅致，才明白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”。

我在这路上来来回回走着，应纳四季。数年从陌生到懂得，于是常感于心。世间最为珍贵之物，常常穿着至为寻常平淡的外衣。

《中国树木志》说，苦楝材质优良，耐腐朽，抗虫蛀，是家具、建筑、农具、舟车、乐器的优良用材，也是很好的园林树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楝有理气止痛、驱虫疗癖之效。最为有用的当说苦楝子，治心腹痛



及疝气，更有驱虫之用。楝果中萃取楝素乳油，可治四百多种害虫及细菌、真菌和病毒。苦楝树从皮到根，从叶到实，未曾不是苦的。苦楝，虽有“苦恋”之意，但更多苦练、苦练的生活本意。自然法则本是如此，而天地间，众生皆是风霜客，活着的过程，不就是栉风沐雨的修炼过程吗？

楝树被誉为健康及其赐予者之树、解决全球问题之树、人类希望之树。

天有常形，物有常生，只是少有常喜常欢。从古至今，苦楝树却用他的朴实低调，回馈着最大的善意。

寄托托人，相在其内，一切皆为吾师。我会常看它，就像是看我自己。

“情”字何解？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字典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情，人之阴气有欲者”。清代徐灏笺注：“发于本心谓之情”。是说，从心里生发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情。“情”的本义就是“感情，情绪”。

人间何以情多？那是因为自古而今，人类历尽的多情之人、多情之物、多情之事数不胜数。

痴情男为情赴死

20世纪80年代，人称“诗魔”的台湾著名现代诗人洛夫，写了一首诗叫《爱的辩证》。其中有句“水来，我在水中等你；火来，我在灰烬中等你”，诗歌描写的主人公便是尾生。

《庄子》记载了尾生的故事，尾生和心爱的女子约定桥下见面，可女子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来。不幸山洪暴发，尾生死死抱住桥下的柱子等待女子，最终被淹死。

据说，尾生和女子约会的地点叫蓝桥，地处陕西蓝田县的兰峪水。后来，人们把相爱男女一方失约，另一方殉情叫做“魂断蓝桥”。

多情女对天盟誓

20世纪90年代，台湾摇滚合唱团动力火车有一首歌《当》，火遍海峡两岸：“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日月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无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，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，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”。歌中唱的，是古代一名女子的誓言。

汉代乐府诗歌《上邪》，记载了这名女子的誓言：“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”诗歌大意是：苍天啊！我多么希望能和我的郎相知相恋啊，爱你之心永不变。除非哪天山变成平地，长江水干，冬天打雷，夏天飘雪，天地合到一块，我才能和我的郎分开啊！

分飞燕互诉衷情

清代沈辰恒编著的《历代诗馀》，记载了南宋诗人陆游的故事。二十一时岁，陆游娶表妹唐婉为妻，两人感情甚笃。不知何故，陆母极不喜唐婉。婚后一两年，陆游被迫失婚另娶王氏，唐婉也改嫁赵士程。

十年后，陆游到浙江会稽（今绍兴）沈园游玩，邂逅唐婉夫妇。回到当年，陆游苦思深恨，提笔在沈园粉壁写下一首《钗头凤》：“红酥手，黄滕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、错、错。春如旧，人空瘦。泪痕红浥蛟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、莫、莫”。唐婉见了这首词后，感慨万端，亦提笔写一首《钗头凤》：“世情薄，人情恶。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晓风干，泪痕残。欲笺心事，独语斜阑。难、难、难。人成各，今非昨。病魂常似秋千索。角声寒，夜阑珊。怕人寻问，咽泪装欢。瞒、瞒、瞒”。

不久，唐婉竟愁怨至死，陆游深憾不已。七十五岁时，陆游再访沈园，又为唐婉写了两首悼亡诗。两人感情之深，让人唏嘘。

一双雁生死不离

20世纪60年代，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，在《神雕侠侣》第一回写道：“过了良久，万籁俱寂之中，忽听得远处飘来一阵轻柔的歌声，相隔虽远，但歌声吐字清亮，清清楚楚听得是：‘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？’”写的便是赤练仙子李莫愁，她吟的诗出自唐代诗人元好问的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。

诗前有小序：乙丑岁赴试并州，道逢捕雁者云：“今日获一雁，杀之矣。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，竟自投于地而死”。予因买得之，葬之汾水之上，垒石为识，号曰“雁丘”。同行者多为赋诗，予亦有《雁丘词》。旧所作无宫商，今改定之。

意思是，金章宗泰和五年，我到并州参加考试，路上碰到一个猎人，他对我说：“今天早上抓了一只大雁，把它杀了。谁知从网中逃出的那只悲鸣而不离去，竟然撞死在地上了。”我于是将两只雁买下来，把它们埋在汾水岸边，垒上石头做标记，命名为“雁丘”。和我同行的很多人很多都写了诗，我也写了一首《雁丘词》。初稿音律不合，现在改好了。

诗词正文：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趣，离别苦。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。横汾路，寂寞当年箫鼓，荒烟依旧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，山鬼自啼风雨。天也妒，未信与、莺儿燕子俱黄土。千秋万古，为留待骚人，狂歌痛饮，来访雁丘处”。

全词凝聚“情”字写雁，实为写人，谱写的是恋情悲歌，返歌的是至情至爱。雁都如此，人何以堪。

寻找你的真心人

人痴情，雁真心。怎么才能找到你的真心人呢？让我们看看古人怎么寻找真心人吧。

公元前5世纪某日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三名弟子向他请教怎样才能找到理想伴侣。苏格拉底把他们领到一片麦地，让每人选摘一支最大的麦穗，前提是不能走回头路，只能摘一支。

第一个弟子刚刚走了几步，便摘了自认为最大的麦穗，结果发现后面的大麦穗多的是；第二个弟子寻寻觅觅，走到尽头才发现已经错过最大的麦穗；第三个弟子把麦田分为三份，走进第一份时，只看不摘，分出大、中、小三类麦穗，在第二份验证是否正确，最后在第三份选择了最大最美丽的一支。

我们看到，第一个弟子是悲观主义者，第二个弟子是完美主义者，第三个弟子是实用主义者。朋友，你是苏格拉底的第几个弟子呢？